

年终观察：“右”潮如此汹涌 法国何去何从

唐 霖

随着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12月13日任命民主运动党主席弗朗索瓦·贝鲁为新总理，法国迎来2024年第四位、马克龙总统任期内第六位总理，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街头游行罢工此起彼伏，国家各项改革进展缓慢，朝野各方矛盾空前激化。一年来，法国政局跌宕起伏，与玛丽娜·勒庞率领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崛起密切相关。虽然勒庞本人陷入“挪用欧盟资金”官司，可能失去再次竞选总统资格，但极右翼势力已然成势，即便勒庞被定罪，还会有更多“勒庞式”代言人涌现。

【“大乱”开始】

2024年甫一开年，马克龙政府此前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新移民法案等多项措施即面临朝野巨大阻力，执政联盟内部裂痕扩大，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被迫辞职，年仅34岁的加布里埃尔·阿塔鲁上台。

喧嚣持续，至6月欧洲议会选举演变成大危机：执政的复兴党得票率不及国民联盟一半。马克龙旋即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法国政坛“大乱”自此开始。执政联盟在这场匆忙的选举中完全失去此前议席领先优势。国民议会形成“三足鼎立”：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议席数最多，执政联盟第二，国民联盟排第三。

阿塔鲁黯然辞职，马克龙犹豫两个月后，选定资深保守派米歇尔·巴尼耶为新任总理。为争取议会通过2025年财政预算案，巴尼耶向国民联盟作出让步，左翼嘲讽他是“在极右翼监督下”工作。巴尼耶在“左右夹击”中仅坚持三个月。12月4日，国民联盟和新人民阵线联手推动通过对巴尼耶内阁的不信任动议，这是1962年以来法国政府首次被议会推翻。国民联盟向世人充分展现了它已具备左右法国政坛的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国民联盟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并非今年才崛起成势。事实上，马克龙近年来一直在“中间派”旗帜下，推行逐步趋于保守的政策，比如政府去年提出的修订移民法案就被批评“与极右翼主张无异”。

再比如，马克龙出任总统以来任命的内阁核心人物大多出自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包括其第一个任期内的两届总理爱德华·菲利普、让·卡斯泰，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内政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宁在加入复兴党前也是共和党人。在其第二个任期，巴尼耶是资深共和党人，内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则担任过参议院共和党党团领袖。

然而，即便马克龙如此“迎合”右倾的民意，也未能有效阻挡越来越多的法国选民向“更右”的国民联盟靠拢。

【势在必行】

极右翼在法国崛起有其必然性。

从国情来说，法国社会面临阶层民意分裂的困境。法国《快报》曾如此评论，2022年总统选举体现了“两个法国”之争：一个是“开放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法国，另一个是

“悲观、愤怒和失望的”法国。前者以精英阶层为代表，他们投票给马克龙；后者更多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他们投票给勒庞。

这一判断，也适用于当下的法国。法国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11月，法国家庭对失业的担忧显著上升，达2021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民众普遍担心物价加速上涨、裁员风险加剧、生活水平持续下降，人们对经济现状的不满被“导向”移民议题，越来越多的天平向保守、排外的极右翼阵营倾斜，对马克龙倡导的社会改革和欧洲一体化失去耐心。

国民联盟的前身“国民阵线”公开主张严格限制移民，尤其是非洲及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反对欧洲一体化和欧元，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法国主流社会对该党一直非常排斥，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政党代表了法国社会的“另一个侧面”。

巴尼耶遭弹劾后，法国舆论研究所12月11日发布民调显示，如果马上举行总统选举，勒庞得票率可能高达38%，复兴党秘书长、前总理阿塔鲁支持率仅20%。勒庞完成了对马克龙阵营民意支持率上的反超。一个变数是，勒庞9月底因涉嫌挪用欧盟资金出庭受审，巴黎检察官要求法院立即禁止她在五年内竞选公职，这可能导致她2027年无法再度竞选总统。

不过，法国司法程序漫长，背后政治博弈复杂，勒庞是否被定罪还未可知。对此，勒庞态度极为强硬：“即使他们成功让我无法参选，也无法摆脱勒庞的阴影。”勒庞所言之人正是她钦定培养的接班人、现任国民联盟主席若尔当·巴尔代拉。那是又一个“勒庞”，更吸引年轻人。

【重装上阵】

在2017年、2022年总统选举

中，勒庞因得票率不及马克龙而落败，但2022年选举时差距已经很小。《世界报》和法国新闻台2023年底所做调查发现，认为国民联盟对民主“不构成威胁”的人数，首次多于认为“构成威胁”的人数。如今，勒庞把“95后”巴尔代拉推向前台，自己则在“幕后”把舵。她承诺，若她当选总统，就任命巴尔代拉为总理。

巴尔代拉弥补了勒庞和国民联盟在年轻人、大学生、城市中等群体中缺乏支持的短板。法国媒体分析，巴尔代拉抓住了年轻人政治娱乐化潮流，利用社交媒体塑造个人形象来吸引选民。他曾对媒体坦言，自己的团队每天在社交媒体平台投入大量精力，目的就是吸引年轻人对政治感兴趣，而他成为年轻人的政治代言人。

巴尔代拉公开的施政纲领以“移民、安全和提高购买力”为优先议题，主张严格边境检查，限制欧盟境内移民流动，通过降低增值税来提高国民购买力，暂停退休制度改革等。表面看，国民联盟似乎比它称作“国民阵线”时期“柔软”许多，如不再主张“退出欧元区、欧盟和北约”，但舆论认为，该党只是重新包装了话语体系，其极右翼意识形态并无实质性改变。

用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娜·韦尔热的话说，国民联盟目前的政治纲领是一份改头换面的“脱欧计划”。

法国政治局势“右”转已是既成事实，更多“勒庞”出现则是必然。由于执政党在议会处于劣势，政局短期内难有改观。马克龙剩余两年任期难以推行任何重大政治议程，且将可能不得不面对包括极右翼在内在野党一次次“弹劾”总理的动议。2027年法国大选会否产生一位极右翼总统，则是一个更令欧洲神经紧张的问题。

(新华社专稿)

2024年，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在内外风险影响下难有起色。欧元区一方面要应对内部不确定性和结构性挑战，另一方面因面临美国挥舞贸易保护措施大棒而承压。鉴于当前内外矛盾凸显，欧元区经济增长需要另辟蹊径，加强对华合作。

“双引擎”失速加剧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12月4日发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欧元区经济2024年将增长0.8%，2025年和2026年分别增长1.3%和1.5%。

当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不佳，尤其是前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德国五家主要研究机构本月12日大幅下调对德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平均而言，这些机构预计明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3%，低于此前预测的0.8%。

德国联邦政府秋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4年德国经济将萎缩0.2%。这意味着德国经济将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

德国工商总会最新调查显示，德企对未来几个月的整体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三分之一的企业计划减少在德投资。

专家认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在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领域依旧面临生产成本攀升和结构转型滞后等多重困扰。

另外，德国政府推动改革面临挑战，且对美出口存在关税上调风险，这些或进一步影响该国就业和经济增长。

法国经济前景同样不容乐观。12月初，巴尼耶在被任命3个月后就辞职引发法国政坛震动，令本已紧张的社会局势和经济增长前景更加复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12月14日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2月4日出席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短期内欧元区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中期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欧元区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国际贸易风险与日俱增，潜在贸易壁垒对欧元区制造业和投资构成威胁。

美国保护主义令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美国因素不容忽视。拜登任内，美国通过实施一系列单边主义产业政策持续掏空欧洲。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以高额补贴方式推动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应用以及芯片制造向美国“回流”。

德国《商报》此前报道，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从欧洲“吸走”资金超过百亿美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伯恩德·朗格表示，美国的做法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是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朗格表示，这些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给欧洲国家造成产业外迁压力，减少欧洲获得关键技术和投资的机会，对欧盟工业的竞争力和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损害欧盟企业利益，对欧洲经济构成“生死攸关的挑战”。

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其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令欧洲感到分外不安。欧盟前经济事务委员真蒂洛尼警告，美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对欧美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和意大利首当其冲。

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研究主管卡斯滕·布拉斯基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将比第一任期更大。2017年欧洲经济相对强劲，但如今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一场欧美新贸易战迫在眉睫，可能导致欧元区经济从低迷转向衰退。

此外，欧元对美元可能再度贬值。2022年7月，因受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影响，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比1，自2002年12月以来首次与美元平价。目前由于美国关税政策预期、欧元区经济低迷、美元走强等因素，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欧元可能再次接近与美元平价。

分析人士指出，欧元对美元汇率触及平价这一心理关口，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将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还会加剧欧洲地区政治的不稳定。欧元贬值虽可能短期刺激欧元区出口，但欧元疲软导致原材料进口成本上升，可能令通胀压力上升，给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带来难题。

加强对华合作必要性日益凸显

在经济低迷的情势下，欧元区经济增长需要另辟蹊径，加强对华合作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欧盟中国商会与咨询公司罗兰贝格12月9日共同发布的2024至2025年度旗舰报告认为，“不确定性”成为在欧中国企业运营的关键词。中企普遍认为，泛政治化对商业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觑，期待欧盟为在欧中企营造公平、公正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罗兰贝格全球管委会联席总裁丹尼斯·德普说，欧盟和中国对彼此都至关重要，双方共同努力解决或缓解问题、向前迈进的必要性愈加凸显。

当前，中欧互为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据中方统计，2023年双方贸易额达783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500亿美元。双方在财政、金融、环保、交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2025年，中欧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观察人士指出，欧盟应坚持对华合作共赢的主基调，与中方携手反对“逆全球化”趋势和“新保护主义”，将令欧中双方受益，还将助力全球贸易投资良性增长，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25日电)

时隔30年 希腊前王室重获希腊国籍

希腊政府近日批准恢复希腊前王室10名成员的希腊国籍。这些希腊末代国王康斯坦丁二世的子孙辈23日发表声明，对时隔30年重获希腊公民身份感到激动，表示将忠于希腊共和国。

康斯坦丁二世2023年去世，终年82岁。他与前王后、丹麦公主安妮-玛丽的5名子女和5名孙子女上周申请希腊公民身份。一份日期标注为20日的希腊政府公报显示，上述申请已获批准。

据美联社报道，康斯坦丁二世家室与丹麦、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王室有亲属关系。他于1964年继位，在位期间希腊政局动荡，1967年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于1973年将他废黜。1974年军政府垮台后，希腊举行议会选举选出新政府，经公民投票宣布废除君主制、确立共和制。1994年，希腊立法使康斯坦丁二世失去希腊公民身份，并规定了前国王及其亲属日后重获国籍的条件。

据路透社报道，恢复前王室成

新华社记者 康逸 单玮怡 丁英华

内外风险叠加 欧元区经济增长难脱困



节日冲浪

可可比奇的圣诞冲浪活动起源于一场小型家庭聚会，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场大型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参加，共同庆祝圣诞节。

12月24日，冲浪爱好者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可可比奇参加一年一度的圣诞冲浪活动。

(新华社发)

美国大银行叫板美联储压力测试

海 洋

代表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高盛集团等美国大型银行利益的“银行政策研究所”与多家商业组织24日在俄亥俄州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批评后者实施的年度压力测试“不透明”且损害经济增长。

其他共同原告包括美国商会、美国银行家协会、俄亥俄州商会和俄亥俄州银行家联盟。在原告方看来，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的年度压力测试“不透明”，缺乏对“全球市场动荡与操作风险费用”的清晰定义，所产生资本费用“不准确、易变且过度”，进而导致借贷减少、经济增长受阻。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和彭博新闻报道，美联储年度压力测试旨在摸底银行在经济衰退大环境中的表现，会强制银行保留对不良贷款的缓冲资金，同时明确规定股份回购和分红规模。

据彭博社报道，原告要求法庭裁定美联储在2024、2025和2026三年压力测试中使用的模型和情境“非法”，同时希望美联储在推出测试模型前接受公开评议。

多家外媒注意到，美联储23日已宣布，有意增强压力测试的透明度并减少所需资本缓冲的易变性，将就此推出“重大改革”，于明年初接受公开评议。美联储声明称，压力测试自大约15年前施行以来，美国大型银行资本水平已增长一倍

多，增加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

据彭博社报道，美联储拟定的改革方案包括将年度测试结果每两年平均一次，同时在设定测试情境前公开征询意见。但按CNBC说法，美联储所推改革或许为时已晚，可能也不足以缓解银行对过高资本要求的担忧。

依据24日提交的诉状，美联储须在明年2月前就诉讼涉及的部分监管程序应诉。

银行政策研究所所长格蕾格·贝尔就美联储23日的声明表态称，这是提高“透明度和责任感”的第一步，但银行政策研究所认为：“为保护我方法律权益，有必要提起诉讼。”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大型银行先前多次指出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对银行资本要求过多，对需要贷款的企业有害。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今年致股东信件中称，虽然只能是他“一厢情愿”，但美国银行业监管程序需要接受“详尽评估，甚至可能需要彻底改革”。戴蒙多次强调，年度压力测试实际会造成“虚假安全感”。

另外，在今年的年度压力测试后，美联储8月调低了高盛集团为应对压力所需保持的资本缓冲水平，为相关要求施行以发首次。

(新华社专稿)

(新华社专稿)